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羈旅夢歸處

君子玉言 小杏

過去出差頻繁，奔走於各地。幾天的行程，安排極為緊湊，關鍵詞不外乎幾個方位名詞：機場＋路上＋酒店＋會場。因為要考察不同地方，常常日行A市，夜宿B城。時空轉換頻繁，夜半突然醒來，睜開眼睛一陣茫然，我在哪裏？要好半天才反應過來。有趣的是，這個夢境反覆出現。

小時候，由於父母的工作並不固守一個地方，我們生於此長於彼，周邊的小夥伴也大抵如此。父輩都來自五湖四海，大家交流只有普通話，至今我也只會京腔普通話。聽得懂父母的鄉音，自己卻不會講；長大後，求學於南工作於北；再後來，父母在南，自家在北；及至現在，到了一個比故鄉更南的地方，在這個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與人並肩而過都顯得擁擠的城市，忙碌奔走。

就這樣，從小到大天南地北的走，與天南地北的人相處，吃天南地北的飯菜，入鄉隨俗，其樂融融。

我以為自己可以百搭任何城市任何風格。

有次去美國，夜宿馬蹄灣附近的小鎮。全鎮只有一家酒店、一個加油站、一家麥當勞和一家超市。實在吃膩了漢堡香腸，買了一包日式泡麵。沒有開水，用咖啡壺燒了半天，水還是溫的。將就着把麵泡了，看着一碗溫吞吞白淡淡的清湯寡水，一股思念噴湧而出，內心裏深情呼喚：葱油陽春麵！此時此刻，它是世上的至美珍饈。

我這才發覺：味蕾是有基因的。就像血液的基因。儘管在外學習工作多年，但根脈的基因，卻深藏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無意中，噴薄而出。此時，它化作一滴簡單而濃郁的葱油，令我在萬里之外的異國，渴念中國的故鄉。

近些年，故鄉變化甚快。母親住的老宅成了舊城保護區。母親在房前天井種了許多花，烏瓦白牆，粉紫燦爛，煞是好看，常有遊客來拍照。但畢竟房子太老了，窗戶的油漆都掉光了。姐妹們幾次商量，想給母親買一處樓房，但母親不想離開老屋。母親與鄰居相處極好，備用鑰匙就放在鄰居家。有一次母親生急病，危急時刻用微信迅速寫下「快幫我叫120」發給鄰居，人就暈倒了。等姐姐趕到醫院，鄰居把住院的事都安排好了。母親捨不得這些鄰居。

我們也留戀老屋。每次歸故里，進到老城，護城河橋頭下車，拖着行李箱一路沿着青石板街軲轆軲轆滾過弄堂，一路被街坊們打招呼「回來了」，走到自家窗前，拍拍窗櫺，叫一聲「媽，開門」——這，才算到家。

但城市變化速度總是超出返鄉的頻度。高鐵站出來，城市外圍高樓大廈，與其他城市毫無二致。老城區裏，隔壁的弄堂拆了，橋頭的老屋拆了，老鄰居一家一家搬走了……每次回去，總要在老屋周邊轉，廊橋烏瓦歲月滄桑，光影煙柳四時不同。無奈鏡頭中躲不開水泥森林，令我惴惴，擔心哪一天老屋淹沒其中，再也找不到了。電視主持人孟非說到故鄉時曾寫：「面對那座城市，自私一點說，我甚至不願意看到它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希望童年記憶中的那座城市永遠永遠不要有任何變化，好讓我每一次回到那裏都有清晰的記憶可以追尋。」「日新月異」這個詞，對於游子而言，五味雜陳。

有一次，回老家看母親。凌晨又做夢，大叫：媽，我在哪裏？倏然醒來。母親聽到，笑言：不知道自己在哪裏，還知道叫媽媽。母親的話，令我大笑，繼而淚下。

▲吳冠中筆下的故鄉江南　資料圖片

人在旅途奔波勞碌，有些事物，歷經歲月，以為稀鬆平常司空見慣，或者被新事物沖刷覆蓋日漸淡忘。但不經意間，簡單如一物一味一瞬，脫口而出，敲打心扉。

才發現，這些事物，是不會改變不會磨滅的。那是人間至美至味至情，它只出自一個地方——根脈。

王子求變

柳絮紛飛 小冰

崇尚王室生活的人，今年獲得的第一輪刺激是英王室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脫離王室。元月十四日，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宣布同意哈里夫婦淡出王室；十八日白金漢宮聲明，哈里將不再使用「殿下」頭銜。宣布是鄭重的，也是無奈的。王子放棄王室生活，轉而尋求新的身份和新的定位，新聞震動了英國，引來各方解讀，頗為娛樂。

王室生活話題，一直以來為世人津津樂道，《皇帝的新衣》《王子與灰姑娘》《豌豆公主》，一個又一個的童話故事，長輩講給我們聽，我們講給後代聽，令人嚮往。進入王室，不知道曾在多少個少男少女的夢中縈繞過。

英國人怎樣看王室呢？女王是他們的精神領袖，擁有崇高的權威；王室是上層，是彬彬有禮的典範。外國人怎樣看英王室呢？政治家想到英國的法制，文化人想到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語言學家想到倫敦腔的英語，歷史學家想到它的傳統文化；至於普通人，男人想到騎士，女人想到優雅和公主貴婦，部分學生想到老牌寄宿學校。凡能想到的，盡是美好，興趣盎然了百年，現在依然盎然着。

百年來，英王室一直致力於維持家族在世界範圍的優雅風範。但那是一種怎樣艱辛的維持呢？除了女王本人對自己負責，有自己的尊嚴以外，一茬又一茬的王室花絮，讓這個老牌王室家族的風範屢遭打擊。早年的愛德華八世，即現任女王的伯父，打破國王和王子不娶離婚女人的王室規定，不顧家族反對，娶美國社交名流，離過婚的辛普森夫人為妻，擱下國王身份，不愛江山愛美人；後有瑪嘉烈公主，即女王的妹妹，原本樂觀美麗，因戀上一位已婚空軍，成為王室第一位離婚的成員，鬱鬱寡歡地過着自己的下半生；到了女王的孩子們，最為轟動的，是查爾斯王子與戴安娜離婚，接着與卡米拉結婚。花絮一件又一件，連續劇似的。

這似乎成了傳統？現在輪到了女王的孫輩。哈里幾年前宣布要娶演員梅根為妻，新聞尚未冷卻，轉眼又帶着妻兒出走，不再迷戀王室，不再享有特權，不愛富貴愛自我，擱下身份，不再肩負王室成員對社會的責任，王室再一次認了。這是小王子的追求，是他的人生選擇。據報，女王曾經與小孫兒面談，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果，王子執意離開，人心已去，沒有歸期。

哈里王子夫婦，未來在不需要王室光環的狀態下，意志能否足夠堅強，活出人生精彩？大家拭目以待吧。

岑里島食事

飲食男女 尹畫

年末清年假，去岑里島孵太陽。

飛機上，看完電影《美食、祈禱和戀愛》。茱莉亞．羅伯茨主演的女主角婚姻受挫，在漫長的離婚拉鋸戰後，獨自出門旅行，在獨處時光中逐漸找回自我。這是一個人旅行的好處。優美風景，陌生體驗，自由探索，時不時邂逅驚喜，無一不能療愈心靈。茱莉亞旅行的三站分別是：意大利、印度和岑里島。我很喜歡岑里島的一段，開篇就是德格拉朗的梯田，一圈一圈綿延開來，茱莉亞騎着單車在稻田邊穿梭，裙裾飄飄，一派東南亞田園風光。

來之前，在網上看到德格拉朗有一種梯田下午茶，心醉神往。坐在梯田邊吃下午茶會是一種怎樣意境呢？德格拉朗梯田的規模不大，然而富有特色。岑里島人在梯田平坦處修建了鳥巢躺椅、空中秋千供遊人休憩，梯田上還造了幾家美食舖，每家美食舖前都搭建了長長的椅子，桌上擺着斗笠，遊客可以戴上斗笠，圍坐桌前，邊賞美景邊嘗美食。我選了位於梯田最高處的Green Oz家，因它海拔最高視野最為開闊。點了一份印尼芒果飯、一隻青椰，戴上斗笠，坐下來，面對大片綿延起伏的梯田、椰樹、芭蕉，滿目蒼翠，宛如劇中。

去岑里島，其實還有一個小小心願，想吃一頓漂浮早餐。我們入住的度假村，每間屋子都配備游泳池。泡在泳池裏吃早餐，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美妙生活源自開闊的想像力。所謂漂浮早餐，就是將早餐食物放在一個藤編的大籃子裏，藤籃底盤大，浮力就大，放入花花綠綠的食物不會下沉，人就可以泡在泳池裏像美人魚一般用餐，享受一番南國小資風情。早餐其實是尋常食物：三文治、麵包、煎蛋、水果、橙汁、紅茶，但因用餐地點由陸地轉換到泳池，就生出不一樣的浪漫來。

岑里島真正的特色美食是髒鴨餐。為一嘗究竟，我去了岑里島烏布著名的髒鴨餐廳Bebek Bengil。餐廳環境幽美，還有一大塊露天場所，庭院幽幽，流水潺潺，修建了幾座印尼風格的茅草涼亭，鋪着涼席，食客需要脫鞋，盤腿坐在涼席上用餐。髒鴨，為何會在菜名中加入一個髒字呢？穿着墨綠色紗籠服飾的服務員端上髒鴨，擺盤精美，半隻烤成棕色的香酥酥的鴨子，邊上配着白米飯、綠蔬菜、紅西瓜片和黃檸檬，還有三碟看不出內容的調料盤，光是色彩就看得讓人味蕾大開。岑里島有成片成片的水稻田，鴨子散養其中，以野外小蟲小魚為食，身上常沾上泥土搞得髒兮兮的，所以被叫做髒鴨餐。我其實平日不吃鴨，可我永遠對「特色」好奇。既已來到岑里島，又怎能不嘗一下這久負盛名的美食呢？撕下鴨肉，酥酥脆脆，不油膩，也沒有過分的鴨味，竟意外的好吃，我很快將一盤鴨餐吃得精光。挑食這件事，說到底還是心理使然，我回國後又不吃鴨子了，惟分外懷念岑里島的髒鴨餐。

橫跨千年的文化對話

——記新年開封行

如是我見 邱逸

因為一本書，我們走訪了開封；因為開封之行，我們看了中原文明和異域文化在千年碰撞融合後的豐富多彩。

去年底，我參與了中國文化基金會（「基金會」）的《中國與猶太的歷史及文化研究》，這個研究的緣起頗為奇妙，基金會的張江亭先生是我的好友，他佛學的修為甚深，二〇一四年去西藏轉山及二〇一六年到了耶路撒冷的哭牆，看到朝拜者的懇切和致誠，動容不已。於是他動了一個念：想何不借鏡同樣是飽歷苦難的千年民族——猶太人的現代化之路，讓中華民族能多一面鏡子走少些曲折路？再思及香港半年來局勢的昏暗險惡，年輕人迷途者多，如果能借用猶太智慧作啟迪反思，未必不是一條思想的出路？他有想法、願嘗試，我也欣然赴會，並把他的宏願稱之曰「古道今照」，中猶兩大民族的歷史同樣苦難、一樣曲折，但民族性中的堅韌自強，又使他們走過一個又一個的歷史坎坷。猶太人的智慧是什麼？他們除了帶着虔誠的敬畏心和天性創造價值而賺取有尊嚴的回報而使人覺得他們有「賺錢絕技」外，還有哪些是值得深挖？

為此，我列了一個長長的書單，從最基礎的歷史文化資料讀起，諸如《耶路撒冷三千年》、《以色列史》、《猶太文化》和《猶太史研究入門》等，在芸芸書海中，又以曾獲二〇一五年國家圖書館文津獎的《耶路撒冷三千年》一書可讀性最高，也恰在此時，老張的「因緣和合」又來了，他提議在考察以色列前，何不先研究猶太中國化的問題？

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在宋代，已有猶太人移居開封的紀錄，開封在中原內陸，是中原文明興盛之地，猶太人一住千年，兩大文明的跌宕交融，中華文明的包容和博大，使這群猶太人早已融入中華民族中來，是講求傳統和獨特的猶太人歷史頗為罕見的一頁。

◀河南大學一景　作者供圖

讀大學的年代，我看了法國耶穌會會士榮振華（Joseph Dehergne）和澳洲學者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s）編著的《中國的猶太人》（Juifs de chine，一九八〇）一書，這書紀錄了明朝耶穌會教士們的書信，是研究開封猶太人的權威之作。這書使我第一次了解中國人和猶太人早在千年之前的宋代已有接觸，也是第一次知道開封有個猶太社群，甚至還有過一座猶太禮拜堂。書裏面提到耶穌會的利瑪竇是在一六〇五年發現明朝有猶太人的，那人叫艾田，長相和漢人相差甚遠，他赴京參加進士會考。慕名拜訪利瑪竇，兩人深談之後，利瑪竇驚奇地發現眼前這個認識希伯來文的男子竟是古猶太教的信徒。後來利瑪竇幾次派人去開封實地調查，證實了自己的判斷。他以為中國猶太人遠離聚居地，和異教族的迫害，希冀從他們手中發現更古老的《聖經》版本，但他失望了。開封猶太人還在等待救世主彌賽亞，而利瑪竇卻向他們宣告耶穌已經降臨。艾田的到來給了利瑪竇一個如何在中國傳教的實例，如在概念上，開封猶太人把耶和華譯作中國古書裏早已有的「天」和「上帝」；在行為上，開封猶太人和漢人一樣拜祭祖先、跪拜長官等。利瑪竇想到文化獨特的猶太人都可給祖先上香，那麼中國的天主教徒為什麼不可以呢？

今天離十七世紀又過了四百多年，這些年，開封猶太人如何維繫他們身份認同？他們長相像漢人嗎？能說希伯來語嗎？和漢人如何相處？每每想及都教我神往不已。

於是，在基金會主席石柱先生的人脈下，我們即在新年伊始到訪內地以色列研究的重鎮、位於開封的河南大學以色列研究中心。更教人驚喜的是，石兄還安排了我們拜訪中心的始創人、《耶路撒冷三千年》一書的譯者、鄭州大學副校長張倩紅教授，令原來無心插柳的漫讀，化為碩果成蔭的考察體會。

時間匆促，我們只有兩天在開封，但這兩天收穫滿滿，我們不僅在第一天問道於中國頂級的猶太研究機構，還在第二天和開封的伊斯蘭古寺結下不解之緣。

（上）

雪地上的燦爛

客居人語 姚船

說來慚愧，在一年逾半時間飄雪的加拿大，生活了幾十年，竟然未上山滑過一次雪，也沒有進場溜過一次冰。

在南方故鄉的朋友，以前在年底通話聊天時，往往會問上一句，下那麼大的雪，有沒有去滑雪玩一玩？現在知道我年紀大了，只能說，外面一片雪白，要是手腳靈便，去冰上滑溜滑溜該多好。

對於冰雪，我是又愛又恨。有時望着外面白皚皚一片，純潔無瑕，像一個童話世界，腦子裏的雜念好像一下子消逝得無影無蹤，心底無比舒暢祥和。可是當你打開大門，外面大雪紛飛，一片混沌，開車上路只見車影綽約，車燈閃爍，車速如爬行，該多氣餒；坐公車地鐵也不容易，來回車站的路已夠你跋涉。

惟有少年兒童，對冰雪嚮往情深。他們享受着冰雪世界美好的一面，而不必擔心它帶給生活的困擾。也許，雪是上天在冬日賜予孩子們的禮物。

有一次，大雪後隔天，天氣晴朗，一點風兒也沒有，空氣像雨後一樣，清新爽人。馬路和大街上的積雪已被剷雪車清理，交通十分順暢。我們特意開車到不遠處一個公園。聽朋友說，那裏的一大片斜坡，冬天下雪就會變成孩子們的天然遊樂場。

果然，夏日的斜坡草坪，已鋪上一層厚厚的白雪。藍天清澈無雲，好像雲朵都被吸引下來，散落地面，與柔軟的雪摻和在一起，成了一張碩大鬆軟的棉被。

公園的小道上，一群群穿着五顏六色雪衣的孩子走來，伴隨着一陣陣歡聲笑語。腳印連着腳印，雪痕一道疊着一道。他們迫不及待，甩開大人的手，衝向坡頂。像一個個彩色的球，側身從上面滾下來。濺起的雪花，似打碎的陽光，閃閃發亮；稚嫩的笑聲，是歌的音符，在長空回響。

我佇立在坡頂，居高臨下欣賞這眼前動人的場景。孩子們自由自在，盡情地玩着，有的更和爸爸或媽媽坐在雪橇上，大人抱住前面小孩的腰，雙腳往後一蹬，像脫繮野馬，又像衝浪板在海上擊浪，甩出一條軌跡，牽着一串響亮的歡叫。這一刻，相信那兩顆熾熱的心，已緊緊貼在一起。

忽然，人群中響起一陣嘩聲。只見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坐着小雪橇從上面俯衝下去。頭頂紅色的絨帽，像一團火焰劃過。冷不防一個大跟斗，小人兒飛起又跌下。現場一片驚嘆。片刻，男孩起身，拉好帽子，拎起輕薄的雪橇，紅艷艷的臉掛着羞澀的微笑，又深一腳淺一腳往上走，回到原來的起點，準備再作另一次衝刺。也許，他的無懼，來自心中那些踩着滑雪板，在高高雪山上勇敢飛馳的健兒吧。

樸實的大自然，潔白的雪地，給人們帶來如此舒心的歡樂。不刻意安排，不分貴賤，也不分種族膚色，只要你願意，就能投身其中。我忽然想到，原來，快樂也可以這麼簡單，就在周圍，等着你去發現、投入。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們，如果能放開胸懷，不追求名利地位，不計較得失，心存善念，忘記憂愁，就算平平凡凡，日子不也能過得快樂如斯嗎？

雪地散落五彩繽紛，天空蕩漾歡聲笑語。童稚的歡笑，感染純樸的世界，把埋藏在冰雪下的春喚醒！